



心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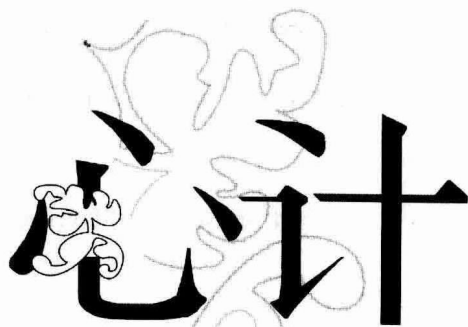
文雨 / 著

60岁的爱情是什么样？没有王子，没有公主，
60岁的爱情，沾满了心计、谎言、利益的汗水，
散发着迷乱的气息……

57

文雨 著

心针



山西出版集团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计 / 文雨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5378-3079-9

I. 心… II. 文…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1798 号

心 计
文 雨 著

*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www.bywy.com

三河市燕山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5 字数: 210 千字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5378-3079-9

定价: 23.80 元

第八章：完美……………103

第七章……………秘密……………084

★ 第六章：突变……………068


第五章……………骗局……………057



【目录】

Contents.2

第九章：背叛	115
第十章	辞职 134
第十一章：反目	147
第十二章：刺探	160
第十三章	幻想 177
第十四章	峰回路转 195
第十五章：锦绣良缘	210
尾声	228



第一章 寒心

早些年的时候,工厂就是工厂,还不是公司,工厂是正经干活的地方,而公司,人们总喜欢在前面多加两个字,叫“皮包公司”。那时候,工厂发得最多的是福利而不是奖金,工资是实实在在拿在手里、一遍又一遍数着踏实的钞票,而不是打在薄薄的一张卡里、让人们排着队到银行去查询的那几个阿拉伯数字。车的正确解释是两个轮子用脚踩的单车而不是四个轮子吐黑气的汽车。杨小丽记得父亲喜欢在大院里摆上一张小桌,一碟花生米,几块豆腐干,一杯老白干,眯着眼半梦半醒打发掉一个又一个黄昏……那些黄昏,已经不再有一样的地方,是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它们挡住了黄昏,挡住了阳光……渐渐地,人们不再眺望,该干什么干什么,低头过日子。

对面不远处的机器又在打桩了,咣当当闹哄哄的,只能用惊天动地来形容。杨小丽把被子蒙在头上,却是一点作用也无——那些巨响,似乎是从心底深处翻涌上来的,震得人恶心想吐。

门被踢开了,走在最前面的是冬冬,她大哥刚满七岁的儿子。很显然,踢门的是他。但冬冬的妈妈,她的大嫂陈菲菲,并不觉得儿子这个动作有何不妥。

“小丽啊,外面这么吵,你也睡得着?”陈菲菲夸张地笑着。

冬冬跑过去，一把掀掉被子，嚷嚷着：“妈，妈，小姑姑骗人，小姑姑根本没睡着。”

杨小丽不得不坐起来：“嫂子，有事吗？”

陈菲菲在床边坐下来，热络地说：“小丽啊，你的事，你哥跟我说了不下七八回了，我一直放在心上。大年就你这么一个妹妹，再说了，爸这回大病，要不是你把房子卖了，我们还真顶不过来……”

“嫂子，我也这家里一分子，这些话就不用提了，有什么事你就直说了。”杨小丽知道这个嫂子，只要提起爸爸，提起她对这个家的贡献，就没什么好话，于是立刻打断了她。

果然，陈菲菲转入了今天的正题：“我娘家有个表哥，比你大不了几岁，是个博士。你哥也说不错。小丽啊，你看哪天有空，去见一见。对了，现在反正外面闹得慌，出去走走也好，就今晚好不好，我去打电话。”陈菲菲说完，拿出手机就准备打电话了。

杨小丽冷笑：“你那个表哥，是不是去年打了老婆，老婆一气之下扔下刚满一岁的儿子跑得无影无踪，现如今被那个孩子闹得手忙脚乱的极品博士？”

陈菲菲红了脸，辩白着：“我表哥哪点不好，一表人才，还是个博士。再说了，哪个男人能没缺点？你大哥倒是不错的男人，结婚这么多年，重话也舍不得说一句，可他又没本事，结婚这么多年，住的还是老房子。好了，不说你大哥了，这俗话说得好，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从前那位表嫂，哪比得上妹妹你通情达理，挨打也是她活该。我也跟你说实话吧，上个星期我那表婶来我家，就看中妹妹你了，说你出得厅堂进得厨房，对老人家也孝顺，回去硬逼着我表哥要见你一面。好容易说得我表哥点头了，也是妹妹你的福气；再说了，妹妹今年都快三十了，又不是小姑娘了，别想着那些没结婚的好条件的男人了。有个男人愿意跟你见面，已经很不错了。”

杨小丽气得浑身发抖，板着脸说：“嫂子，我可记得你上次不是这么说的。你跟我大哥怎么说来着？男人打女人就是男人不对。怎么轮到你表嫂，哦，说

错了，你前表嫂就活该？”

陈菲菲被小姑子这话给堵了嘴，也来了脾气，指着杨小丽的脸说：“我陈菲菲倒了八辈子霉嫁到你们杨家，一大家子，老的一个接一个病，小的窝囊没本事，这也就算了。满大街都是男人，偏偏你杨小丽就是找不到一个能嫁的，东挑西拣——”杨小丽依旧板着脸：“嫂子这话我就不明白了，我是住在这家里不错，可这房子是爸爸留下来的。我这么多年积蓄买下来的房子，嫂子也是知道的，早几年就卖了，卖的钱花到了哪里，嫂子更是知道的。”

“哟，你卖了房子就了不起了，你那些钱，我陈菲菲可是一个子儿也没见着。是啊，这左邻右舍的都夸你杨小丽孝顺，你能干，你能干怎么不搬出去住！你孝顺怎么不让妈跟你单过去，怎么还跟我这做媳妇的住一起！”

杨小丽的哥哥杨大年站在门口老半天了，听到这里，笑了一声打着圆场说：“菲菲，都是一家人，别说什么搬出去不搬出去的话。不过，小丽啊——”这杨大年跟陈菲菲夫妻做久了，喊杨小丽都是一个声调，在名字后面加一个长长的“啊——”，“你也不小了，也该为自己打算打算了，都是我这个做哥的没本事，误了你的终身大事。”杨大年说完这话，整个身体缩成一团，抱着头蹲在墙角。

杨小丽最见不得大哥这副窝囊样，一掀被子下了床，套了拖鞋，吧嗒吧嗒走到卫生间，关了门，把洗脸盆漱口杯摔得叮当乱响。她想象着陈菲菲气得头上冒青筋的模样，不由哧的一声笑出声来。她把水龙头拧开，放了满满一盆水，把头埋进水里，却有泪水无声地流下来，跟水盆里的水融在一起。

出来的时候，大哥大嫂已经离开了屋子，母亲艰难地推着轮椅在她门口打转转想要进来。杨小丽连忙过去，检查了一下轮子，被卡住了，于是拿来螺丝起子调了半天，总算是又凑合着能用了：“妈，这轮椅要换了。下月发了工资，我帮你买个新的。”


杨老太太瘫痪两年了，是在小丽父亲患肝癌去世之后不到一年开始的。老房子最大的缺点就是隔音不好，再加上杨老太太腿虽然瘫痪了，耳朵却是更加



的灵敏起来。刚才她虽在隔壁房间，这屋里的话，她却全听见了。儿子儿媳在的时候，她没说什么，等到这两口子都走了，这才赶着过来安慰女儿。

“你大嫂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她也不如你读的书多，你就别跟她一般见识。再说了，你大嫂说得虽然难听，话也还在理。你也不小了，总不能一辈子不嫁人，守着这个家。年轻的时候还好说，能跑能跳的，想吃什么想玩什么，也挣得来钱。等你老了，真像妈这样，万一腿脚不利落，连个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那可怎么办啊。”老太太说到伤心处，眼泪跟开了闸的水龙头似的，流个不停。

“妈，你放心，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晓得的。”这种话不是第一次听了，感动不起来了，剩下的全是不耐烦。杨小丽好说歹说，总算把老太太劝回房间到床上睡下了，一看表，已经快六点了，急忙到冰箱里找了点剩菜剩饭在微波炉里热了，草草吃了几口，就往医院赶。



第二章 诱惑

杨小丽是护士,严格来说,是中心医院年纪最大资格最老的护士——像她这么大年龄的,要么升职做了护士长,要么改了行。她做不了护士长,因为请假太多,还多是事假。这些年,父亲患肝癌去世之后母亲又瘫痪,她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她也改不了行。如果不是在这家医院工作,父母亲巨额的医药费,别说卖一套房子,就是把他们杨家兄妹全卖了也负担不起。

杨小丽换上洗得发黄的护士服,镜子里的她,眼角开始有皱纹。她用中指按住眼角用力向上提了提,有那么一瞬间,皱纹似乎消失了,但她一放手,皱纹又回来了。她懊恼地想起全医院最漂亮也最舍得在保养上面花钱、最有美容心得的刘亚玲,前天正好在炫耀眼霜,就找她吞吞吐吐地问了问多少钱,哪里有卖的。

刘亚玲惊讶地看了她一眼,让杨小丽觉得自己不配问这个问题,脸上有些火辣辣的。

刘亚玲倒是叹了口气:“小丽,我还以为你这辈子都不会开窍呢,有哪个女子像你这样刻薄自己的,一件好衣服也舍不得穿,几十年都是用一块钱一包的宝宝霜。”

杨小丽刚在家里跟嫂子闹了那么一阵，听了外人这么一句公道话，心里哪有不感激的道理，顿时觉得平日里这怎么看也不顺眼的人，也亲近了几分：“有什么办法呢，都是一家人，有了事儿总不能闭眼当做看不见吧。”

刘亚玲把杨小丽拉到一边，神秘地说：“前天我在第一百货看到你嫂子了，跟个男人在一起，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那男人还给你嫂子买了条白金项链，七千多呢。”

杨小丽心里一沉，忙问道：“什么样的男人？”

刘亚玲嘴一撇：“还能是什么样的男人？有钱的男人呗。要我说，小丽，你也别太傻了，多为自己考虑考虑，别总以为那个家离了你就不行。”

在此之前，也有不少人杨小丽说过同样的话，她只是听过就算了，但这一次，她留在了心里。

其实思想也跟植物的种子一样，有了适合的土壤，有了水分，就会发芽、生根、茁壮成长，成长到占据整个心灵。

隔了几天，杨小丽约了刘亚玲，一起去买那个抹上去就有效果的眼霜。刘亚玲笑吟吟地说：“我早知道你会想通的。”

杨小丽羞愧地低下头去，脚尖来来回回地踢着地面。刘亚玲刚到医院的时候，就因青春靓丽而引起轰动。医院里的年轻医生，医院外的病人们，一个个死皮赖脸地送上门来，纠缠不休，都有金屋藏娇的长远规划。却不料后来一打听，人家原来是有男朋友的，还是个学医的研究生。这样的学生，用现在的话说，叫潜力股而不是绩优股。两个人亲亲热热在医院一现身之后，倒也有不少人知难而退了。却不料这其中有一个痴情种子，送花送首饰甚至送起了汽车。被那位纯情研究生知道之后，在医院里大闹了一场，弄得刘亚玲觉得不分手简直对不住看热闹的广大人民群众。恢复单身之后，刘亚玲跟那位送汽车的富家公子好过一阵，但最终被手握经济大权的男方父母拒之门外，据说还很听了些冷言冷语。刚刚二十五岁，正值一个女人黄金年龄的刘亚玲，因第一个男人看淡了爱情，因第二个男人上了物质的瘾，渐渐地就有些放荡不羁起来——她不

断跟胖的、瘦的、年轻的、年老的、好看的、丑陋的男人们约会，当然，这些男人们有一点是相同的——有钱。下馆子、看电影、逛商场、一起去旅行……无所不为，她知道这些男人不会娶她，感情来得快也去得快，至于幸福——不用为钱发愁就已经是幸福了，至少刘亚玲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趁在化妆品柜台挑选的工夫，刘亚玲漫不经心问了一句：“小丽，你会唱K吧。”杨小丽低着头说：“不会。”现如今不会唱K是一种耻辱，杨小丽是深知这一点的。

果然，刘亚玲惊讶地大声嚷嚷起来：“不会唱K可不行，什么也别说了，今晚跟我走，我们一起去‘钱柜’，怎么也得把你练出来。”说完话，杨小丽来不及反对，刘亚玲已掏出手机，一连打了七八个电话，噼里啪啦像放连珠炮似的，“好了。小丽，我们走吧。”“去哪里？”小丽莫名其妙。“去唱K啊，我都帮你约好了。放心，有人买单，要是晚了我再安排人送你回家，连车费都省了，不用你花一分钱。”

花男人钱是不对的。三十年来，杨小丽未曾花过男人一分钱——当然，她还没有机会。她曾为此而自豪，可是，当她发现，她仅有的是自豪而非金钱的时候，她的生活陷入了被人耻笑的困窘。

她有过钱的。医院的最后一次福利分房，价格低得近似半卖半送——她抓阄抓中了。曾经有男人因为这套房而对她有那么点意思，但她还来不及回应，父亲便检查出了癌症。父亲也是有家业的，大哥大嫂住的房子，就是父母一辈子的积蓄。母亲当初想卖了这房子筹医药费来着，大嫂哭着说，这不是让他们一大家子住大街吗？

杨小丽那时的想法很简单，与其让一家人住大街，不如她卖了房子，搬回来一家人住一起挤挤。日子长久了，这才知道，即使是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挤着挤着也是会出问题的。

冬冬一天天长大，总跟大哥大嫂住一间屋子肯定不是事。杨小丽有时候也会想得低级——嫂子说话之所以那样尖酸刻薄，大体是因为小孩子捣乱，跟大



哥夫妻生活不顺的缘故。但她又马上想到刘亚玲提到的那件事，她留意了嫂子的穿着打扮，确实添置了几件新衣，也多了一条亮闪闪的项链，说是假的，值不了几个钱。杨小丽也想当场戳穿她的谎话，但一想到没凭没据的，嫂子肯定不认账，大哥又是个没主意的，惊动了血压高的母亲，更是麻烦。

杨小丽心里跟压着一团火似的，她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报复，就是找一个光鲜亮丽的男人，开着车把她从旧房子里接走，留下一连串的汽车尾气让小看她的大哥大嫂吸进肺里去。

抹上了新买的眼霜，眼皮扯得紧紧的，有点不舒服，但对着镜子细看，不知是出了钱的缘故，还是这商场灯光的缘故，杨小丽总觉得那点皱纹暂时没有了。

杨小丽很满意，刘亚玲却是一点也不满意，对化妆品柜台的促销小姐说：“这眼霜这么贵，送一套试用装不过分吧。”促销小姐不情愿，刘亚玲说：“一点试用装而已，用不着我打电话给你们老总吧。你总还记得，上次可是他亲自陪我过来的。”促销小姐气呼呼地把一套试用装甩在柜台上，刘亚玲装作若无其事，拿起来扔给杨小丽，“走吧，我们去洗手间，帮你打扮打扮。”

杨小丽从商场的洗手间出来的样子，显得年轻而秀雅。皮肤因为美白霜再加上粉底缘故，看上去细腻而有光泽，眉毛刚刚修整过，纤细而清秀，嘴唇打了今年最流行的莹润唇膏，灯光下看起来似乎有水珠在流动。对于征服男人而言，这一切简直就是通行证。

两个人上了出租车，司机问去哪里，刘亚玲说酒吧街。杨小丽在这个城市住了三十年，知道解放路建设路，从来不知还有一条酒吧街。她没有傻傻地问酒吧街是什么街之类的问题。她其实是个很聪明的女人，知道这种时候，保持沉默就意味着见多识广了。

酒吧街其实就在解放路的最末尾一段，这里林立着大大小小几十家酒吧、KTV。一到晚上，鲜红的、惨绿的、昏黄的、幽蓝的霓虹灯把这条街道装点得醉生梦死，令人不想沉醉也难。杨小丽觉得她被这样的繁华与热闹吸引了，在这

里她不用担心电费的事。在家里,哪怕是一盏小小的台灯,嫂子也要念叨好半天,什么这个月电费又超支了,听说电费又要涨了……最后一句话总是感叹,家里要是有人在电力公司上班就好了。每每到了这个时候,她就拿眼睛死盯着杨小丽,常常让杨小丽疑惑起来——没在电力公司上班是不是大错而特错的一件事。

出租车在一家 KTV 门口停下来,杨小丽抢着要付车钱,被刘亚玲挡了回去:“哪能让你花钱?”杨小丽马上把手缩了回来——她并没有多少底气承担这些车费:“下次我来吧。”杨小丽不知还有没有下次,这一次,已经是豁出去了。

刘亚玲牵着她的手,上了极宽的台阶,到了灯光闪烁的大门口。几位俊俏的小伙子迎了上来,满脸堆着笑,领着她们绕过一个昏暗的柜台,穿过一条极窄的通道,推开一扇厚重的门——震耳欲聋的音乐扑面而来。音乐里的人们,在疯狂地摇摇摆摆。舞台正中央,是一位身上仅穿黑色肚兜短裤的年轻女子,幽蓝的灯光洒在她的皮肤上,不知为什么,是一种闪电般耀眼的白,乌黑卷曲的长发在随着音乐摆动。杨小丽对这个动作有些印象,咿咿呀呀的京剧里就有。那些年轻的男子们或是被冤枉了,或是伤心到了极致,就常常做这样的动作。做得好时,看客们会给予热烈的掌声;做得不好时,会把那临时装上去的假发甩落在地上——杨小丽见过一次,当时她年纪很小,笑得很大声,等看到那演员的眼圈里全是泪水的时候,她怔住了。

在这样的热闹里,年轻女子把头发舞动得像是一团乱云——突然那乱云掉在了地上。记忆涌上心头,杨小丽屏住呼吸看着台上的女子,不敢发出任何声音。忽然,她身后传出尖锐至极的口哨,然后是喝彩声,鼓掌声。台上的女子嫣然一笑,捡起地上的假发,戴回头上,重新随着音乐起舞。

杨小丽看得目不转睛,没留意迎上来的男人说:“刘小姐怎么才来,我们都等了好半天了。”大厅的音乐太响,这男人说话是用喊的,估计是刚喝了酒的缘故,脸很红,再被胡乱闪烁的灯光一照,倒像是虔心拜佛者在庙里看到了夜叉。



杨小丽唬得后退一大步。刘亚玲忙拉住她，笑着说：“詹文博，你不等我就喝酒了。”

“早知道你带这么漂亮的小姐来，就是天塌下来，我也等你们来了再喝。”詹文博眼睛看着杨小丽，刘亚玲赶紧介绍：“杨小丽，我同事。”

趁詹文博在前面带路领她们两个去包厢的工夫，刘亚玲揽过杨小丽的头，在她耳边悄悄说道：“这个詹文博，一会儿别理他，就是一小跑腿的，十年后倒有可能升官发财。现在，得了吧……”刘亚玲鼻子一哼，一股气直往杨小丽的脖子里窜，痒得她忙将刘亚玲推开，不过她也明白刘亚玲在真心实意为她打算，也就笑着说：“你放心，我都听你的。”

进了包厢，里面跟外面一样昏暗，几盏幽蓝惨绿的灯高高踞在天花板上，不像照明，更像是鬼火。靠着墙壁是一台大电视，里面一个穿比基尼的姑娘扭来扭去，包厢的中央一个四十来岁、矮矮胖胖的男人在声嘶力竭有一句没一句地喊着：

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啊……啊……啦啦啦……

夜深了你还不睡

你还在想着我吗

我这样痴情一点也不累

要知道我一定会安慰你

一定会好好只爱你一个人

啊……啊……啦啦啦……

我肯定不会只想做个好人

啊……啊……啦啦啦……

男歌手中，杨小丽最不待见任贤齐，却也不忍心他的歌被糟蹋成这样。正

当她愕然不知所措时，那中年男人已经拿起话筒很甜美地说了一连串“谢谢，谢谢……”

音乐还没歇停，比基尼女郎还在屏幕里寂寞地扭着腰，包厢里，掌声、喝彩声、口哨声响成一片，站在门口的詹文博甚至把双手高高举在头上拍着。

杨小丽读书的时候也喜欢唱歌，不过那时候的歌词不至于让人糊涂。一朵小红花，最多也就是开在花园里，不会变成路边的野花，更不会花心，还藏起来，成天里喊着不懂不懂的，还动不动就憔悴凋谢了。其实她父母那个时代的歌也有含蓄的，那个咿咿呀呀的戏文不是把狐狸精唱成可亲可爱的“胡大姐”了吗？

杨小丽正胡思乱想之际，跟在后面的刘亚玲推了她一把，她便身不由己地进了包厢。杨小丽觉得刘亚玲这一推，恰到好处，她原有的道德观念正好得了逃遁的理由。

中年男人站在包厢中央正为自己改编的歌词扬扬得意，看到她们两个进来，忽然笑着说：“小玲啊，你个古灵精怪的，总算想起我了，给我打电话了。”亚玲咯咯笑着说：“李厅长，亚玲忘了谁也不能忘了您啊。这不，我今天还带姐妹来了。杨小丽，人家可是好女人，你们这些家伙，可得给我招呼好了，否则我跟你们急。”

那位李厅长立刻扔了话筒，迎上前来，细细打量了杨小丽，笑着说：“亚玲的朋友是个美女啊。”亚玲嘴一撇：“我说呢，怎么一进门就抱怨人家没打电话，原来是看见新人忘旧人。”

这时候不知是谁换了一支舞曲——最适合搂搂抱抱的慢三，李厅长遂顺从手下的奉承之意，搂着亚玲跳起舞来。杨小丽被冷落在了一边，这种场合，她不知是应该继续站在原地，还是自行到沙发上找个位置坐下。正在左右为难之际，看见詹文博在跟她挥手打招呼，邀请她去他身边坐。虽然亚玲警告过她，这男人没前途，但这世间有着大好前途的男子，又怎会浪费时间为女人屠龙，只怕是把龙这种珍稀动物制成美味摆上餐桌的兴趣更大一些。事实上，救



女人于水火的，十之八九是有着大好前途的白马王子身边的小跟班。只不过，童话故事里，除了显示主角之名字外，跟班的名字，一律省略。

杨小丽在詹文博身边坐下来。詹文博又跑前跑后，把包厢里的西瓜、开心果、话梅之类的水果小吃全堆在了小丽面前，正在跳舞的李厅长看得眉开眼笑，连声说：“有文博照顾小丽我就放心了，文博可是个好小伙子。小丽啊，你们两……哎哟——”李厅长一声惨叫，原来是亚玲一脚踩在了他脚上：“李厅长跟人家跳个舞也不专心，闲腌萝卜瞎操心。”

李厅长被这一脚被踩得不轻，原本有些恼怒，但被亚玲这么娇声一嗔，又不禁哈哈笑了起来：“好了，不操心不操心。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被狗咬的是好人，遭雷劈的是媒人公！”

其实，有了灯光的掩护，詹文博那张红红的脸已经不那么令人讨厌了。杨小丽不知说什么话合适，只好低头不停地吃东西。

詹文博笑着说：“杨小姐还真能吃。”

杨小丽脸红了，本来伸出准备拿西瓜的右手讷讷停在半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詹文博忙把西瓜递到她手里：“能吃才好，我最见不得现在那些女孩子，已经瘦得皮包骨了，还一天到晚嚷嚷着减肥。”

好话人人爱听，小丽的性格原来也是俏皮不失可爱的，遂笑着说：“那些女孩子其实是想让你留意她的身材有多好。”

詹文博扑哧一笑：“原来女孩子想听好话的时候是这样的，以后我可是记住了。对了，杨小姐已经不用保持身材了。”

杨小丽有点跟不上这个男人的思路，正呆呆的，詹文博又笑着说：“我是说杨小姐长得这么漂亮，再要有好身材，其余那些女人就要钻地缝了。”

杨小丽一指刘亚玲：“少拍马屁了，真正的大美女在那里呢。”

詹文博正要说话，跳完舞回来的刘亚玲一屁股坐在两人中间：“两个人说什么呢，这么热烈。”刘亚玲这话是对着杨小丽说的，杨小丽偏偏不答，拿眼看着詹文博，看他怎么答。